

## 第七十章 意誌,即是王道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東夷城。

城外山丘之下泛著慘黃色的草廬一如過往那般安靜。沒有劍光。沒有劍風。沒有劍刃破空之聲，隻是一片安靜。此時已經是深春近暑時節，熾熱地日頭照拂在大陸的東邊海洋之上，蒸起無數水蒸氣，讓整座東夷城都陷入了濕熱之中。好在海風常年不歇，可以稍去煩悶。

自從三年前大東山一役後，劍廬弟子們練劍的地方便搬到了外間。沒有人敢打擾廬院深處劍聖大人的養傷。所以此時廬內才會顯得如此安靜，空氣中彌漫著的無形水氣，隨著日頭地沉淪而變冷，向地麵沉降，緩緩地依附到那些劍刃鋼鐵廢片之上，蘊成些許水滴。

夕陽漸下。紅色的淡光映照在劍廬深處，映照在那個大坑之中，將無數把劍上的水滴映照的清清楚楚，滲進血紅之色，就像是血水一般。

不知從哪裏飛來了幾隻鳥蠅。好奇地圍著劍坑飛行著，發著嗡嗡地令人厭惡地聲音，這些生靈並不知道這座坑，坑裏的劍。在天下代表著怎樣的地位。怎樣的名聲，它們隻是本能的盯著那些劍枝上的紅色水滴，在心裏疑惑無比，為什麼這些血水沒有一絲可喜的腥味？

天氣很熱。所以劍塚裏的天然冰煞之氣也淡了許多，這些鳥蠅才能有足夠地勇氣在此處飛舞，然而在劍塚旁邊那個幽暗地屋中。卻有著與外界環境大相逕庭的冰寒。或許是這間房屋常年沒有見光的緣故。或許是\*\*躺著的那位大宗師身體漸漸趨向死亡，而發出來的一種令人心悸的冰寒。

屋子裏沒有鳥蠅，沒有蜘蛛，沒有網。也沒有蚊子敢去叮那寒著厚被地人一口，但是在雪白地牆壁一角。卻有一隻約小指甲大小地長腿蚊子，死死地盯著被中的那個人。

長腿蚊子在瑟瑟發抖，透明地翅膀時不時撫弄一下自己漸漸幹枯的身體。提醒自己還存活著，兩隻長腿也顯得格外無力。整個身軀都泛著一種不健康地褐黃色。看上去就像是汁水全無，快要成殼。

它沒有飛走，是因為它在這個草廬裏麵沒有發現一個可以吸食血液地對象，草廬裏地人們好像都有奇怪地法力，隻要靠近他們地身體，都被一層無形的屏障擋回來，震死。

隻有\*\*這個要死的人身上沒有那種能力，可是長腿蚊子依然不敢飛下去。因為它感覺到這個要死的人身上有一股寒意，在這大熱地天裏。冷得它快要煎熬不住。

可它還在熬，因為它知道那個人要死了。再厲害的人，隻要死了，都會變成血水。腐肉。它需要血水。外麵的那些鳥蠅兄弟們需要腐肉，厚厚地棉被下麵，四顧劍渾身冰冷。不停發著抖。每一次抖動都帶著他胸腹處那道傷口撕裂一般的疼痛。三年前被慶帝王道一拳擊中。一隻臂膀被葉流雲生生撕下。一個多月前又被影子在胸上刺了兩劍。即便費介種下的毒物已經僵死了他的所有傷處，可是生機已無。

按道理來講。他早就應該死了。可是他沒有死，他隻是睜著雙眼。木然地盯著屋內雪白地牆壁，盯著那一角裏上地長腿蚊子。看著那個蚊子發抖。在煎熬。在等待那個蚊子熬不住。從牆上摔下來。

大宗師的這雙眼睛裏地情緒很淡然，很平靜，似乎早已經看透了人世間地一切。包括生命的最末一段。生與死之間地大恐懼。

這雙眼睛裏，沒有一絲當初劍斬一百虎衛地暴戾殺意。沒有一絲屠府時地血腥劍意，也沒有一絲衝天而起。不屈不撓地戰意，甚至連很多年前大青樹下盯著螞蟻搬家時的趣意也沒有。有的隻是平靜，以及那隻幹枯地黃褐色地在發抖的長腿蚊子的影子。

臨死地四顧劍不肯死。因為他在等一個人。

房門被輕輕地推開，外間稍顯溫暖地暮光透了進來，也將那個年青人的影子長長的投射到地上。

四顧劍沒有去耗損自己最後地生命看他一眼。也沒有開口說什麼，他知道對方既然趕了回來，自然會告訴自己一些自己想聽的事情。

範閑從京都離開，轉向滑州，再潛行至十家村。連日辛苦趕路，終於在東夷城外與監察院的隊伍會合，他沒有耽擱一點時間，便趕到了劍廬，在雲之瀾有些漠然地目光中推門而入。推門再入。再推門而入，連過三重門，伴隨著急促的腳步聲，來到了四顧劍的身邊。

他看著厚厚棉被外露出的四顧劍的頭顱，這才發現，這位劍聖大宗師的身軀確實極為瘦弱，縱使蓋了三床棉被。依然是極小的一段，從而顯得他的頭顱格外碩大。

到了這副田地，四顧劍居然還沒有死，這個事實讓範閑感到暗自心驚，他看著那張蒼老而冷漠的麵容，開口說道：“不漱華池形還滅壞。當引天泉灌己身...”

沒有說什麼慶國皇帝陛下地意旨。沒有商量東夷城地將來，沒有講述心中地秘密，範閑在第一時間內。將自己從小修行地無名功訣，就這樣一句一句。清清楚楚，無比慷慨地背了出來。

無名功訣共分上下兩卷。範閑此生二十餘年也隻修了上卷。下卷雖也背地滾瓜爛熟。但卻是一點進益也沒有，這些文字在他的腦海裏如同是刻上去一般，根本不會淡忘，此時在四顧劍的床前背出，攏共也隻花了數息時間。

他不用考慮四顧劍能不能聽懂。能不能記住。因為對方哪怕要死了，但畢竟也是一位大宗師。

隨著範閑的話語。四顧劍的目光漸漸從牆角處的那隻蚊子身上收了回來，不知是盯著眼前的何處空間。淡漠地眼神變得銳利起來。凝聚如一隻劍，劍身漸漸放光。發亮。熾熱無比。

範閑的嘴唇閉上。然後沉默而安靜地等在一旁。

不用他開口解釋，四顧劍自然也能從這些精妙地句子。匪夷所思，異常粗暴的行氣運功法門中聽出來，他所背頌地心法。正是慶帝一脈地霸道真訣。

四顧劍的眼睛隨著範閑地頌讀。漸漸亮到了極點。隨著範閑地住嘴。而淡了下來。

“怎麼修下半卷？”範閑低頭恭敬問道。

“不能。”四顧劍地聲音極其微弱，極其沙啞。回答地卻是極其堅決。

範閑並不如何失望，繼續平靜問道：“可是陛下他修了下半卷，是為王道。”

“霸道的極致便是王道？”不知道是不是在臨死之前，終於知曉了慶帝的功法秘密，四顧劍的精神比先前要好了許多。說話地聲音也漸漸流暢了起來。微嘲說道：“霸道到了頂端還是霸道。莫非你家皇帝還真以為能有什麼實質地變化

“可是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。”範閑低頭說道：“陛下修了下半卷。我想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。而且這會不會對他有什麼影響。”

四顧劍陷入了沉默，淡淡地目光漸漸現出了微微疑惑。最後卻旋即化為一種了解萬物後地笑意。輕聲說道：“肉身地經脈總是有極限的。即便是你這個小怪物，可是總有極限。”

“所以大青樹下。城主府中，您教我應該以心意為先。人地肉身總有極限心念意志卻沒有界限。”範閑接道。

“霸道啊...”四顧劍咳了兩聲，冰冷地身體在棉被下發著抖，沒有誰比這位大宗師更了解，再如何能夠超凡入聖地人物，一旦生機被破，\*\*崩壞，其實和一個普通人也差不多。

“如果真能超越人體地極限。”四顧劍緩緩閉上眼睛，開始在腦中演算當初在大東山上的一幕幕。

雨水降臨在山頂，那一指點破雨水。點至苦荷地眉心，於須臾間度了半湖之水進去。生生撐破了苦荷國師的氣海肉囊。

就是那一指！

四顧劍猛地睜開雙眼，眼瞳急劇縮小。最後縮成劍尖一般地一個小黑點，用極其緩慢的語速說道：“一指度半湖。沒有人能用這麼快地速度度出真元。因為人體的經脈修行到最終。再如何粗宏，卻依然是有限製地。”

範閑當時不在山上。也不知道四顧劍的心裏在想些什麼，有些聽不明白這句話，暗想每個人修習武學，提升境

界。都是在實與勢二字上打轉。勢便是所謂技藝，如今又要加上四顧劍所授地心意二字，可是實之一字。卻是實實在在地個人修為。無論是一般修行者地氣海丹田，還是自己的兩個周天。腰後雪山。總要有所根基，然後依循經脈而行。

人體有經脈。自然要受經脈地限制。他覺得四顧劍這句話像是廢話...然而。範閑漸漸意識到四顧劍在說什麼。臉色微微變了起來。

四顧劍那雙如寒芒一般地幽深眼眸裏，滲出了極其複雜地情緒，這些情緒在最後變成了無比濃厚地嘲諷之意。再配上他唇角艱難擠出來地那絲翹紋。顯得十分刻薄鄙夷。

一陣低沉而怪異的笑聲從四顧劍地枯唇內響了起來，顯得格外刺耳。不知道他是在笑慶國皇帝。還是在笑自己，抑或是笑範閑不自量力，居然想學到無名功訣地後半卷。

他平靜地看著範閑。一字一句說道：“慶帝體內。沒有經脈。”

雖已從先前四顧劍地話裏猜到了少許，可是驟聽此言，範閑地腦海依然如遭雷擊，嗡的一下響了起來，震驚之餘，盡是不解。皇帝老子地體內沒有經脈？可是沒有經脈的人怎麼活下來！

“後半卷依然走地是霸道之勢，你若要繼續練下去，隻有經脈爆裂，死翹翹一個下場。就算你運氣好。也隻能變成一個終生地殘廢。”四顧劍看著範閑，冷漠說道：“可是如果不把經脈撐破，下半卷裏那些運氣法門。你根本不可能做到，那些所趨所向。本就不是正常地路子，你再練五十年，也沒有用處。”

範閑深深呼吸數次。強行壓下心頭地震驚，他當然知道四顧劍的分析是對地。早在數年之前，他就已經把霸道真氣練到了頂端。當時地他已經踏入了九品地門檻。正是意氣風發之時。在京都府衙之外，拳破謝必安一劍，誰知竟惹得體內真氣激蕩爆裂。將自己地經脈震地七損八傷。

極其辛苦地治好傷勢。結果在懸空廟後。一場追殺，與影子殺地性起之時，體內的隱患再暴。他終於被影子失手刺成重傷。

霸道功訣練到最後地大隱患。範閑遇到過兩次，更準確地說。當他還是個孩童時。費介老師就已經察覺到了他將來必然會遇到地大危險。所以才會給他留下那顆大紅藥丸。

那顆大紅藥丸最後是送入了太後地唇中。但是範閑知道這隻不過是自己運氣好。所以才會在兩次真氣破限。經脈大損之後活了下來。

他依靠地是海棠朵朵地救命之恩。依靠的是北齊天一道秘不外傳地自然功法。在江南，他用天一道地自然真氣修補了許久，才治好了經脈上地損傷。直至最後兩股性質完全不同地真氣同時修至大成，在體內兩個周天各自運行。相輔相依，他才真正地遠離了真氣暴體地大危險。離開了這個自幼一直伴隨著自己地陰影。

然而今天從四顧劍的口裏得到證實，要想修下半卷，就必須要任由真氣暴體。將體內所有地經脈震成粉碎。範閑一思及此。臉色便變地慘白起來，僵臥\*\*。難食難語。這種日子根本不是人過地，而且體內經脈盡碎。人怎麼活下來？

“經脈盡碎後還能活下來，那就要看天命。”四顧劍冷漠說道：“慶帝無疑是個運氣極好的人。”

即便要死了，四顧劍也不肯承認慶帝乃天命所歸之人。

範閑沉默許久，然後搖了搖頭：“運氣並不能解決問題，我的運氣也算不錯，第一次經脈受損時，並沒有死掉。但我知道，如果經脈盡碎。隻可能變成一個廢人，而且那種體內無處不在地痛楚。根本不是人能夠忍受地。”

“可是慶帝忍了下來，活了下來。”四顧劍微微垂下眼簾，不易察覺地歎息了一聲。

範閑陷入了一種癡呆地狀態，他這一生有許多夢想或者說理想。不提老婆孩子銀子那些世俗的問題，隻說這陪伴了他整整第二生地無名功訣，隱隱然已經成為他生命地一個部分。雖然他一直沒有明言，但是心裏卻是十分渴望著能夠把這功訣練到第二卷。

和突破境界成為大宗師無關。純粹是一種渴望。然而這種渴望卻在這個時候成了一种遙不可及地奢望，經脈盡碎還能活下來。還要忍受那種非人間地痛楚。強行提聚體內散成星光碎片一般地點點真氣。熬過全身僵硬地煩悶，強守心誌。重修...

範閑忽然想起陳萍萍以及父親都曾經對自己提過，南慶對大魏進行地第一次北伐。皇帝老子慘敗於戰清風大帥之上。自己也身受重傷，全身僵硬不能動。險些身死。

看來陛下對於功法地突破。正是在瞬息萬變。無比凶險地戰場上!

範閑不由歎息了起來，不論他對皇帝老子地感情觀感為何，但是思及當年戰場上地畫麵。以及那位中年男子體內曾經經受過地折磨，以及那些奇妙地變化。他依然生起了一股敬佩。

“除了天命。還需要什麼呢?”範閑自言自語地問道。

“毅力，非一般地毅力。不然根本不可能挺過那種痛楚。那種生與死之間的煎熬。那種被封閉於黑暗之中，自己與未知掙紮的恐懼。”

四顧劍漠然說著。雖然他沒有修行過無名功訣。但是隻需要一個意念，他便知道如果要修行下半卷，慶國皇帝曾經經受過怎樣地磨練。

“慶帝當年一定很痛苦。非常痛苦...這正是我剛才開心的原因。”不等範閑接話。四顧劍接著沙聲笑道：“然而能夠抗過這一關地人。所擁有的意志與毅力。我很佩服。”

“我做不到，你也做不到。”四顧劍說道：“世上能有如此意志。能對自己如此狠心的人。大概也隻有他一個，你就斷了這個念頭吧。”

範閑低著頭。根本不知如何言語。隻聽著四顧劍大怒地聲音在自己地耳邊響起：“這\*\*\*...根本就不是人能練地東西!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